

# “回望”一份学籍档案

读史老张

电视连续剧《繁花》热播前几天，档案馆同事陈启明跟我说起，她查到了一份复旦学籍档案，是姚云的《学生学籍表》。姚云是《繁花》作者金宇澄先生的母亲，1945年至1949年入读复旦中文系。“她是浙江慈溪人，跟我同乡哎！”启明欣喜地说道。

我立刻想起，前几年读金宇澄的《回望》一书，曾留意过他写母亲的若干章节。于是，连忙问启明要来档案编号，直奔档案馆。姚云的学籍档案（以下简称“档案”）尘封已久，虽然纸张发黄，字迹湮没，但70年前那个转折时代个人成长与复旦变迁的细节，却跃然纸上，值得细品。

打开档案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姚云的《国民身份证》，这应该是她在读复旦期间申领的。这身份证，看上去有点像“集体户口卡”；身份证“住址”为“新市区12保25甲1户”，当年“新市区”位于上海市东北角（今江湾五角场一带），区境含复旦大学；身份证“户长”名字是“章益”，章益先生时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。据金宇澄在《回望》中援引母亲的口述（以下引文均出自《回望》），姚云“曾名姚志新，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‘篾竹弄’”。不知为什么，在这张身份证上，其出生年份却填着“民国18年”（1929年），时间相差两年。

姚云一家早年住在提篮桥，父亲姚廉卿在那里开过一家“廉记老宝凤”银楼。1938年初，姚家迁往沪西大自鸣钟，地址为劳动路（今长寿路）308号，另一门牌是小沙渡路（今西藏路）1177号，“父亲顶下了这幢十字路口的三层洋房，重新‘廉记老宝凤’”。因此，在档案里，姚云的通讯地址一直写“小沙渡路1177号”；其“家长”一栏，“服务机构”写的是“老宝凤”。

1945年秋，姚云从上海建康中学毕业，有两位同学拉她去报考圣约翰大学，“我虽然英文差，没信心，也勉强去考了，结果三人没有被录取（该校英文要求很高）。九月十五日，考私立复旦大学，我与顾雅珍、吴凤英三人同住，我投考中国文学系，十八日考其他科目，二十日揭晓。我和吴凤英被录取了”。档案里的《复旦大学新生报名表》显示，姚云于当年9月15日到复旦应考，报名号为20，报考院系是文学院中文系。《报名表》还列出了她的考试成绩，在“取”或“不取”一栏里，划去了“不取”两字，表明她已被录取。

姚云提到的“私立复旦大学”，指的是当年位于上海赫德路（今常德路）上的“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”（简称“沪校”），而不是重庆北碚的“国立复旦大学”（简称“渝校”，1942年1月挂牌“国立”）。1937年9月复校被迫西迁后，李登辉老校长在上海坚持办学，于1938年2月创办了沪校，学校性质为“私立”，“私立复旦在赫德路近新闸路一幢大洋房里，门前空地甚小。有好几个教室，教室内外人挤人，各系教室交换上课。”可见，1945



左图：姚云的在校证明，开具日期为一九四九年一月。右图：姚云的入学证明，开具日期为一九四九年七月。均选自金宇澄《回望》

年秋姚云入学时，是在赫德路上课的。从《报名表》来看，其“抬头”为“复旦大学”，说明当年沪校是可以使用复旦大学的名义对外招生的。

在《报名表》左上方，有用红笔注明的姚云学号：14788。这个学号也出现在姚云的《国立复旦大学学籍证》上。《学籍证》上的注册日期为1946年2月28日，“抬头”却写“国立复旦大学”。这表明，至少从1946年2月起，沪校的章益校长已与他的恩师、沪校校长李登辉达成了共识：沪、渝两校合并，对外统称为“国立复旦大学”；渝校承认沪校学籍，学籍、两校师生一视同仁。从校史上看，其时沪校师生才开始陆续复员返沪。9月，合并后的“国立复旦大学”在江湾开学。

《学籍证》是姚云在沪校读大一时的上课记录，上有系主任的签名“应”。“应”是应功九的缩写。据姚云回忆，她在沪校时，“中文系主任应功九和文学院长应成一是一兄弟俩”。她还说，“开课第一天上午英文，老师是顾仲彝。周予同先生教中国通史”。顾仲彝先生是著名戏剧家，时任沪校外文系主任；周予同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，时任沪校教授。在档案里，自大二开始（1946年9月起），姚云的《学籍证》就被《国立复旦大学上课证》替代了。其时两校已合并，《上课证》大概是沪校的课程记录方式。在《上课证》上，姚云的学号前多了一个S，变成了S14788——据我所知，S是两校合并后沪校生的学号代码，Y则是渝校生的学号代码。1946年以后的档案，姚云的学号就变成了“S14788”。

两校合并后，中文系主任由陈子展先生担任。因此，《上课证》上的系主任签名已改为“陈子展”。陈子展来自渝校，姚云称他“很和善”。《上课证》似乎比《学籍证》记录得更详细，不仅列出了在江湾上课的课程，还记有任课老师的名字。据姚云回忆，“教授有李青崖、方令孺、周予同、周谷城、赵景深先生等，侧重《昭明文选》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哲学和中国文学史”，上课“很自由，愿意住就住，不住就回家，走读有校车，只要读满学分，没人管你”。《上课证》反映了中文系部分课程内容：有李青崖《文选及习作》、《戏剧小说选》、《声韵学》、方令孺《现代中国文学讨论》、周谷城《世界通史》和赵景深《曲选》等，也有赵永庆《诗经》、汪旭初《文字学》、蒋天枢《诗经》、陈子展《文心雕龙》、应功九《词选》和章靳以《文学论》等。在忆述中，姚云特别提到了章靳以先生：“教授与学生有些距离，亲近随和的是章靳以先生，他讲‘文学论’，态度和蔼耐心，我经常请教他。”从《上课证》上可以看出：姚云“退选”过几门课程，但章靳以的《文学论》，是她“加选”的。

1948年，物价飞涨，经济急剧下滑，“蒋经国来沪‘打老虎’，规定黄金、白银和美元等必须兑换成金圆券，银楼业经手的就是黄金白银，因此引发上海银楼关门停业”，姚云父亲的“老宝凤”也关了店。11月17日，忧心如焚的姚廉卿突发心脏病去世。姚云说：“那年他六十五岁，母亲五十岁，我二十一岁。我一直握着他的手，整整一夜守在他的身边……”

档案里，有一张姚云的《国立复旦大学三十七学年度春季旧生近况调查表》，填写日期似在1949年初，在“父母存歿”一栏里，写着“父歿母存”四字；在“家长”一栏里，写着姚云母亲的名字：姚汪良贞。

1949年上半年，姚云在复旦读大四。此时，“形势动荡，上课很不正常，有时因为老师请假，学生只能回来。到了四月初，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复旦，责令学校紧急疏散，强制师生们当天三时必须撤离学校。我是事后才得到消息，请申怀琪陪我到校，想把铺盖搬回家，谁知校内已看不到人，宿舍一片狼藉，我的两条被子、床单、垫褥和枕头不翼而飞……”据校史记载，这个4月（4月）的26日，为了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，国民党当局派兵包围复旦，搜捕爱国师生。当天上午，周谷城先生在家中被捕，后被章益校长保释……在这前后，复旦风声鹤唳，校园里充满了肃杀之气。

5月下旬，上海迎来了解放。5月25日，姚云在日记里写道：

炮声响了一夜，天还没有大亮，就被惊醒起来，窗外，店门前都坐满了士兵。家人七嘴八舌说是国民党的败兵，心里挺紧张，倒是妈看出来，他们的军帽和军服不同，颜色也不同。正说着，楼下敲门，妈下去开门，我们在门旁，知道是人民解放军，真有这样的事情吗？

我的心欢喜得呆了，是感动，引起无数思绪，终于到了这么一天了。

上海解放后，姚云决定投身革命，报名参加了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的“短期训练班”，“此时我已决定不再继续复旦的学业，到校开了肄业证书”。《回望》一书收入了姚云的两份《证明书》影印件，一份是《国立复旦大学在校证明书》，另一份是《国立复旦大学在校肄业证明书》。姚云说的“肄业证书”，指的就是后者：“查学生姚云……在本校文学院中文系四年级第二学期肄业，兹因证明学历，特此证明。”

这两份《证明书》，虽然都钤有“国立复旦大学”印章，却有鲜明的时代震荡特点：1949年1月开具的《在校证明书》，是格式化的印刷文本，姓名、籍贯等内容都用毛笔填入，盖章署名者是“校长章益”；而1949年7月开具的《肄业证明书》，则是油印手刻的，盖章署名者除了“校长章益”外，还有“军事代表李正文”。李正文是中共隐蔽战线工作者，6月20日刚刚担任接管复旦的上海市军管会代表。两年半以后（1952年1月），他被任命为中共复旦大学首任党委书记。

不过，上述两份《证明书》，我在档案里均未找到存根。我把这一遗憾告诉了启明。启明说，假如有一天，我们把复旦收藏的档案与金宇澄先生保存的资料合二为一，做成一本档案小册子，那就“珠联璧合”了……好主意！我听了以后，连连叫好。

如今，虫的名声不佳。蚊虫、蛀虫、蛆虫、臭虫、螨虫、血吸虫、寄生虫等等，都是让人讨厌的东西。

拿虫来形容一些人——懒虫、网虫、糊涂虫、应声虫、小爬虫、可怜虫、跟屁虫等等，全是令人鄙夷的负面形象。

在鲁迅《阿Q正传》里，阿Q被人打时，便自轻自贱地求饶说：“打虫豸，好不好？我是虫豸——还不放么？”自认为虫，就算是彻底地跪下了。（章炳麟《新方言·释动物》：“今浙西或谓虫为虫豸。”）

然而古时虫的地位并非如此低贱卑微，也曾阔气过，风光过。

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三回：“阳谷县示：为这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，近来伤害人命。……”“只听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。”“大虫”是什么？凶猛的老虎也。老虎是虫，高贵的龙也是虫。（韩非子·说难）：“夫龙之为虫也，柔可狎而骑也。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，若人有覆之者必杀人。”

不但虎是虫，龙是虫，万物之灵的人也是虫，而且有个雅名叫“保虫”。

虫的繁体字是蟲，从三虫，是个繁荣昌盛的群体，是个“大家族”。

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天圆》：  
毛虫之精者曰麟，羽虫之精者曰凤，介虫之精者曰龟，鳞虫之精者曰龙，介虫之精者曰圣人。

《大戴礼记》的最后一章《易本命》，在结尾处又强调说：  
有羽之虫三百六十，而凤凰为之长；有毛之虫三百六十，而麒麟为之长；有甲之虫三百六十，而神龟为之长；有鳞之虫三百六十，而蛟龙为之长；介虫之虫三百六十，而圣人为之长。此乾坤之美类，禽兽万物之数也。

人称保虫，保同裸，因为人没有毛、羽、鳞、甲，如果没有衣服掩盖，是赤条条全身裸露的，因而称为“保虫”。

由此可见，虫的本义包含了一切动物，所以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中说：“虫者，蠕虫之总名。”

后来，虫的词义慢慢缩小了，有些“高大上”虫，不甘与蚊蝇臭虫之流为伍，纷纷离群，把虫的地盘全都让给了小昆虫。现在通行的辞书《辞海》《辞源》，对虫的释义，第一项是“昆虫类的通称”，第二项是“泛指动物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虫的释义，第一项是“虫子”，第二项是“称具有某种特点的人（多含贬义）”。这些释义，正确反映了虫之词义的发展变化。

虫在当初风光的时候，地位很高，名气大得很。

远古时，生产力低下，许多强大凶猛的巨虫，如虎、豹、熊、蛟龙、雄虺等等，令人敬畏，进而产生崇拜。许多部落以巨虫为图腾，作为部落的标志和徽号，加以顶礼膜拜，祈求护佑，甚至认为该部落就是此巨虫的后裔。

我们常自称是“龙的传人”，可是龙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没有人能说清楚，有学者认为，龙是综合了多种动物的想象之物。闻一多在《伏羲考》一文曾说：“（龙）因部落兼并而产生的混合图腾。”此说甚是。

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、鄂温克族和赫哲族共同信仰熊图腾，说明他们是同源的，是由一个氏族分化出来的。鄂伦春族称熊为“老爷子”“爷爷”“舅舅”。鄂温克族称熊为“祖父”，称母熊为“祖母”。赫哲族称熊为“老年人”“长者”。他们打死熊时，不说“打死了”，而说“可怜我了”。因为生活贫困，不得已要以熊肉来充饥，所以要祈求熊的“可怜”。说熊是“睡着了”。猎到熊之后，把头取下实行风葬，并要向熊磕头，求其宽恕和保佑。在驮运熊皮、熊肉时要边走边哭泣。（据宋兆麟等著《中国原始社会史》）

古时许多部落、民族的名称，常与虫（即动物）有关，这也是图腾崇拜的表现。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羌：西戎，羊种也。从人从羊，羊亦声。南方蛮从虫，北方狄从犬，东方貉从豸，西方羌从羊。”这里对“鬲”“貉”“貉”两族略作说明。

现在鬲是福建的简称，古时鬲为居住福建地区的百越族的部落名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鬲：东南越，蛇种。从虫，门声。”

“东方貉”指东北地区的貉人。貉人又称貉人，即高句骊。豸与虫是近义词。《尔雅·释虫》：“有足谓之虫，无足谓之豸。”邢昺疏：“此对文尔，散文则无足亦曰虫。”《说文解字》也说：“虫：有足谓之虫，无足谓之豸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有举淫言以包析言者，有举析言以包淫言者。此虫豸析言以包淫言也。”

《列子·黄帝篇》载：“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帅熊、黑、狼、豹、豸、虎为前驱，雕、鹞、鹰、鸢为旗帜。”“看这段叙述，也许觉得有些荒诞，黄帝成了马戏团的驯兽师。其实，这里的许多动物，是参战部落的图腾，是各个部落兵团的番号。现在，许多国家的军队，仍爱用虎、豹、狼、龙、鹰之类的凶猛禽兽作为部队的番号，这大约也是图腾崇拜的遗风。”

古时，以动物做图腾的遗迹，还留存在中国人的姓氏上。查阅《百家姓》，其中有马、凤、熊、貉、羊、龙、牛、燕、鱼、夔（音魁，古代传说中似龙的独脚怪兽）等等，这些姓氏，都与远古部落的图腾崇拜有关。

写于2024年1月2日

附记：  
本文写好后，笔者将此文发给金宇澄先生，请他审阅。他回复说：“挺好的，我转老妈看一下，有无修订增补……”没过多久，金宇澄就发来了姚云老人的补充意见——

我读了觉得写得很详细、周到，有些事我已忘记或简写，在此补充三点：  
1. 在教授中有一名蔡崇思的。  
2. 陪我去校取住校的被子等物的申怀琪是我高中同学。  
3. 去学校拿证书时，陈耀荣同学让我填写参加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团证书，入了团，让我继续读书，做团的工作。

# 虫，也曾风光过

严修

想到这里，就想到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。

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禹：虫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夏王以为名，学者昧其本意。”顾颉刚先生可能受其启发，写了一篇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》（载于1923年《读书杂志》第9期，后收入《古史辨》第一册）。该文认为，禹的形象与九鼎有关，禹可能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。此文发表后，引起轩然大波。

大禹治水的传说家喻户晓，禹是伟大的圣王已成古今共识。顾颉刚现在竟然说禹是动物，故而群起而攻之。刘披黎、胡董人、柳诒徵等学者骂他是“说文迷”。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，在多次演讲中说，“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”，以此来嘲笑贬损顾颉刚。

对顾颉刚攻击最尖酸、影响也最大的，大概要算鲁迅。

鲁迅在小说《理水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

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，立刻把鼻尖的红通。‘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。其实并没有禹，禹是一条虫，虫会治水的吗？我看鲧也没有的，鲧是一条鱼，鱼会治水水水的吗？’他说到这里，把脚一蹬，显得非常用劲。

《理水》中的这段描写很生动。这个“学者”有口吃和酒糟鼻的生理特点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是在影射谁。

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史观和“古史层累说”是有进步意义的，开拓了人们的思路，促进了古史的深入研究。但他否定夏朝开国之君大禹的存在，走得太远，人们难以接受。

禹，究竟是虫还是夏王，这是双方争论的焦点。虫与夏王，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，但用图腾崇拜说和词义引申说，来加以解释，可以融通双方的矛盾。我想指出三点：

一，禹的本义是虫。诚如顾颉刚所考证的，是蜥蜴、螭（传说中的独角龙）之类的巨虫。

二，禹虫被某部落尊为图腾，此时禹的词义引申了，成了某部落的集体公名。

三，禹又称大禹，即禹部落的“大者”，也就是禹部落领袖，后来成为夏王。禹由部落的公名，演化为部落领袖的专名。这是禹的词义又一次引申。

可见，禹的词义，由虫引申为部落图腾，再引申为部落领袖的专名，是合理的，是合乎逻辑的。

由大禹我又想到了蚩尤。“九黎之君”蚩尤，是比大禹更早的传说中的人物，是九黎族部落联盟盟主。蚩尤与黄帝、炎帝在中原争霸，在涿鹿（今属河北）之战中，黄帝、炎帝的联军打败了蚩尤。现在常说，我们是炎黄子孙，实际上也是蚩尤子孙。黄帝、炎帝、蚩尤都是中华民族的先祖，都是古史中的英雄人物，不过黄帝炎帝是胜利的英雄，而蚩尤是失败的英雄。

蚩尤的名字很有趣，也与虫有关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蚩：虫也，从虫，之声。”（虫上面的虫，是之的篆体古字。）尤，意为特异的，突出的，出类拔萃的。蚩尤的名字，含意是：以蚩为图腾的部落里的杰出人物，也就是蚩部落的领袖。

上古传说中的蚩尤、大禹，是部落的领袖、君王，竟然以虫为名，可见虫在古时确实风光过，光彩过。

我并不是在为虫涂脂抹粉、歌功颂德，而是因为同情，为虫说几句公道话。虫本是“乾坤之美类”，一些害虫败坏了群体的嘉名，俗语云：“一粒耗子屎，坏了一锅汤。”希望客观地说说虫的光荣“家世”，能为被污名化的虫，挽回一点颜面。

國立復旦大學學生學籍表		學號 S14788
姓名	姚雲	文學院中文系組科 2年級第下學期
年齡	20	籍貫 浙江省慈谿縣 性別 女 入學年月 34年9月
畢業中學名稱	建康中學	
轉學學校名稱		
家長	姓名 姚廉卿 與學生之關係 父母	職業 商 通訊處 小沙渡路1177號
保證人	姓名 陳耀榮 與學生之關係 親戚	職業 商 通訊處 小沙渡路1177號
住址	虹橋路後胡家巷9號	
填表日期	36年5月	

姚云的《学生学籍表》(上)和《旧生近况调查表》(下)，均复旦档案馆藏

國立復旦大學三十七學年度春季舊生近况調查表									
學號	514788	姓名	姚雲	性別	女	年齡	二十	籍貫	浙江 省 慈 谿 縣
文學院	中文	系組科	四年級	下學期	入校年月	卅四年九月	曾否休學		學期
是否訂婚	否	是否結婚	否	父母存歿	父歿母存	家庭人數	十	有何特長	
享有何種公費		受有何種獎金或資助		有何特長					
通學住址	小沙渡路 1177 號		現住宿舍室號舖位	第 一 號 舖 位					
家長	姚廉卿	與本人關係	父女	職業	商	通訊地址	小沙渡路 1177 號		
保證人	張紀年	與本人關係	親戚	職業	商	通訊地址	虹橋路後胡家巷 9 號		
備註									

注意：本表各項填載務必清楚詳實如有遺漏仍須補填 年 月 日 填